

容

宋

齋

洪邁著

隨

筆

第七冊

進步書局校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容齋四筆目錄

卷一十九則

孔廟位次

周三公不特置

周公作金縢

雲夢澤

關雎不同

迷癡厥撥

三館秘閣

亭榭立名

十十錢

屏舟

畢仲游二書

列子與佛經相參

韋孟詩乖疎

康衡守正

西極化人

詔令不可輕出

戰國策

范曄漢志

繕修犯土

卷二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漢人姓名

輕浮稱謂

鬼谷子書

有美堂詩

張天覺小簡

城狐社鼠

用兵為臣下利

誌文不可冗

趙毅鳴犢

五帝官天下

黃帝李法

抄傳文書之誤

二十八宿

大觀元夕詩

顏魯公帖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待制知制誥

裴行儉景陽

北人重甘蔗

卷三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稱李杜

此日足可惜

粉白黛黑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怖州佐

祝不勝詛

呂子論學

曾太皇太后

中天之臺

實年官年

雷公炮炙論

治藥捷法

陳翠說燕侯

燕非強國

水旱祈禱

卷四 十五則

今日官冗

藥城和張道中詩

和范杜蘇四公

外臺秘要

六枳關

王荆公上書并詩

左黃州表

李郭詔書

兩道出師

杜韓用歇後語

唐明皇賜二相物

一百五日

老杜寒山詩

碧石之毒

會合聯句

卷五 十四則

土木偶人

饒州風俗

禽畜菜茹不同

伏龍肝

勇性無常

趙德甫金石錄

韓文公薦士

王勃文章

呂覽引詩書

藍田丞壁記

錢武肅三改元

黃庭換鶯

宋桑元

馮夷姓字

卷六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竇叔向詩不存

用柰花事

王廖兒良

徙木債表

建武中元事

草駒擊蟲

記李履中二事

乾寧覆試進士

臨海蟹圖

東坡作碑銘

洗兒金錢

告命失故事

扁字二義

娑婆羅樹

卷七十四則

天咫

縣尉為少仙

杜詩用受覺二字

西太一宮六言

由與猶同

人馬度哉

久而俱化

黃文江賦

沈季長進言

繁過渠

替戾岡

文潞公平章重事

考課之法廢

小官受俸

卷八十七則

庫路真

得意失意詩

狄監盧尹

項韓兵書

承天塔記

穆護歌

省試取人額

通印子魚

壽亭侯印

茸附治疽漏

莆田荔枝

雙陸不勝

華元入楚師

公羊用壹語

文書誤一字

歷代史本末

賢者一言解疑譜

卷九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沈慶之曹景宗詩

藍尾酒

歐陽公辭官

南北語音不同

南舟北帳

魏冉罪大

辨秦少游義倡

姓源韻譜

譽人過實

作文句法

書簡循習

健訟之誤

用史語之失

文字書簡謹日

更衣

卷十七則

過所

露布

東坡題潭帖

山公啟事

親王回庶官書

責降考試官

青蓮居士

閩俗詭秘殺人

富公遷官

唐藩鎮行墨劾

吏部循資格

五行納音

五行化真

錢忠懿判語

王逸少為藝所累

鄂州南樓磨崖

賞魚袋出處

卷十一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熙寧司農牟利

文與可樂府

譏議遷史

常何

李密詩

寺監主簿

温大雅兄弟名字

冊府元龜

漢高帝祖稱豐公

樞密行香

船名三翼

東坡誨葛延之

用書雲之誤

張鷟譏武后濫官

唐王府官根下

御史風聞

唐御史遷轉定限

卷十二 十三則

小學不講

主臣

景華御苑

州陞府而不為鎮

漢唐三君之志知子

當官營繕

治曆明時

仕官捷疾

詞臣益輕

夏英公好處

祖宗用人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兩罷相

卷十三 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宰執子弟廷試

國初救弊

房元齡名字

二朱詩詞

金剛經四句偈

四蓮華之名

黑法白法

多心經偈

天宮寶樹

白分黑分

月雙閨雙

踰繕那一由旬

七極微塵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執政贈三代不同

唐孫處約事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樞密書史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正辭治饒州

蔡王藏書

秦杜八六子

卷十四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王居正封駁

王元之論官冗

梁狀元八十二歲

太祖恤民

潘游洪沈

舞鷗游蜻

郎中用序

臺諫分職

貞元朝士

表章用兩臣字對

劉夢得謝上表

陳簡齋保真詩

仙傳圖志荒唐

卷十五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教官掌箋奏

經句全文對

北郊議論

討論濫賞詞

尺八

三給事相攻

朱藏一詩

蔡京輕用官職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宰相任怨

四李杜

渾脫隊

歲陽歲名

官稱別名

卷十六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昔賢為卒伍

兵家貴於備豫

渠陽蠻俗

寄資官

親王帶將仕郎

郡縣用陰陽字

杜畿李秘董晉

嚴有翼詆坡公

曹馬能收人心

取蜀將帥不利

李嶠揚再思

容齋四筆目錄終

容齋四筆卷第一十九則

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兼領六卿未嘗特置也周公既為師然猶位冢宰尚書所載召公以太保領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以太傅領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為先後而師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於史官者不言某人作如虞書五篇紀一時

君臣吁咈都俞及識其政事。如說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召誥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誥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終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則伊尹作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三篇。周公作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金縢之篇首尾皆敘事。而直以為周公作。按此篇除冊祝三王外。餘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以為功。公歸納冊。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為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勞王家之語。出郊反風之異。決非周公所自為。今不復可質究矣。

雲夢澤

雲夢。楚澤藪也。列於周禮職方氏。鄭氏曰。在華容。漢志有雲夢宮。其實雲也。夢也。各為一處。禹貢所書雲土。夢作人。注云在江南。惟左傳得其詳。如邠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於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馬長卿誇言。今為縣隸德安。詢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氏以夢為膏。前漢敘傳子文投於

夢中音皆同。

關雎不同

關雎為國風首。毛氏列之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執。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潔。故足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秦離之詩。列於王國風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為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秦離之詩是也。此說尤為可議。

迷癡厥攢

柔詞詔笑。專取客悅。世俗謂之迷癡。亦曰迷嬉。中心有愧。見諸顏面者。謂之緬醜。舉

措脫落觸事乖忤者謂之厥撥。雖為俚言。然其說皆有所本。列子云。墨屎單至。嚙啗。慙慙四人相與游於世。又云。眠娼。謔。謔。勇敢。怯疑四人亦相與游。張湛注云。墨音眉。尿勅夷反。方言江淮之間謂之無賴。眠音緬。娼音珍。方言敗謾之語也。郭璞云。謂以言相輕嗤弄也。所釋雖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禮衣毋撥。足毋蹶。鄭氏注云。撥發揚貌。蹶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三館秘閣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秘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兼國史。唯秘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為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秘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謂大國士比為仙。玉檻鈎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耀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秘閣只為貼職。至崇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士大夫。

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書。宴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名存一則云。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為奇詭。亦非是。東坡見一客云。近看晉書。問之曰。曾尋得好亭子名否。蓋謂其難也。秦楚材在宣城。於城外並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詩。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會稽。於後山作亭。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甚新。然要為未當。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標之曰不更歸。取韓詩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錢

市肆閒交易。論錢陌者云。十十錢。言其足數滿百。無蹺減也。其語至俗。然亦有所本。後漢書。襄楷傳。引宮崇所獻神書。其太平經與帝王篇云。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其書不傳於今。唐章懷太子注釋之時。尚猶存也。此所謂十十。蓋言十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與錢陌之事殊。然其字則同也。

犀舟

張衡應閒云犀舟勁楫。後漢注引前書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為犀。犀堅也。犀舟甚新奇。然為文者未嘗用。亦慮予所見之不博也。

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數。聞朝廷更化。莫不驩然相賀。唯畢仲游一書。究盡本末。其畧云。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

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採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採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閒其父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閒殆由抱石而抹溺也二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予頃修史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為之

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為之立傳云。

列子與佛經相參

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予以天瑞篇載林類答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云商太宰問孔子三皇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

韋孟詩乘疎

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二篇及其孫元成詩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風致但韋孟諷諫云肅肅我祖國自豸韋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叔聽讚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邵曰王叔聽讚受譖絕豸韋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觀孟之自敘乃祖而

乖疎如是。周室祚五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絕豕葦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邵又從而贊之。尤為可笑。左傳書范宣子之言曰。句之祖在商為豕葦氏。在周為唐杜氏。杜預曰。豕葦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此最可證。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康衡守正

漢元帝時。貢禹奏言。天子七廟。親盡之廟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後乃下詔。先罷郡國廟。其親盡寢園。皆無復修。已而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詔問丞相康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親廟宜一居京師。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又告謝毀廟曰。違廟合祭。久長之策。今皇帝乃有疾。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如不合諸帝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適在臣衡。予按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縢之冊祝相似。

而不為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曾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彊死。魂魄為厲。故祠之。成帝時。康衡奏罷之。亦可書。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送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生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脯。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子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梁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詔令不可輕出

人君一話一言。不宜輕發。况於詔令。形播告者哉。漢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為皇后矣。時陰麗華為貴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建武九年。遂下詔曰。吾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為后。而固辭不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為侯。皆前世妃嬪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廢郭后及太子疆而立貴人為后。蓋九年之詔既行。主意移奪。已見之矣。郭后豈得安其位乎。

戰國策

劉向序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採。蓋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類者多。子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抄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豔。悉可稽考。視向為有閒矣。

范曄漢志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首。託儼授。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闕。曄本傳載曄在獄中與諸生姪書曰。既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王注中引之。今宋書卻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故淳化五年。監中所刊後漢書凡九十卷。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志云。新唐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

十八卷。不知昭為何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

繕修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
恩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厨監郗吉以為
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諸家經學興廢

稚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請盡其本末為四筆一則。乃為采摭班史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并他書刪取綱要。詳載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至漢初。田何以之顓門。其後為施讐孟喜梁丘賀之學。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永嘉之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注行於世。江左中興。欲置鄭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猶為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並注繫辭。今唯韓傳尚書。自漢文帝時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獲以聞。遂不立於學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為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之。學徒遂盛。及唐以來。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為正云。詩自子夏之後。至漢興分而為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嬰曰韓詩。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為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為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不列於學。鄭眾賈逵馬融皆作詩注。及鄭康成作箋。三家遂廢。齊詩

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經五十六篇。后蒼傳十七篇。曰石氏曲臺記。所餘二十九篇。名為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畧。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在三禮中最為晚出。左氏為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迨章帝乃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矣。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世不復行。只用鄭注十八章本。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諸家之說。為集解。今盛行於世。

漢人姓名

西漢名人。如公孫弘。董仲舒。朱買臣。丙吉。王裒。貢禹。皆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戰國策及呂氏春秋。齊有公孫弘。與秦王孟嘗君言者。明帝時。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傳。高祖時。又有謁者貢禹。梁元帝時。有武昌太守朱買臣。尚書左

僕射王褒。後漢安帝時有太子厨監酈吉。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響為荊州刺史。要直閣將軍董蠻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取相隨耶。子響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醜藉。乃改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然此人後不復見。

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為諸王長史。行事僚佐以下。造詣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為卑官。而與尊者言話。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故伯監司亦然。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壻。亦云某丈。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識事分者。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予常以戒兒輩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

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夫若戰國策。楚江乙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絕交。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做席。寵臣不做軒。呂不韋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是諸說大抵意同。皆以色而為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尚監茲哉。

有美堂詩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領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蓋是為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張天覺小簡

張天覺熙寧中為渝州南川守。章子厚經制夔夷。押梅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至夔。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為上客。歸而薦諸王介甫。

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張在荆南與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閱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麵五兩。肉八兩。魚。迺佐之。以此為常。亦不服煖藥。唯以呼吸氣。晝夜合天度而已。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平生。豈其人在天仙間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胸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孫簡刻諸石。予今年亦七十四歲。姪孫偲於長興得墨本以相示。聊記之云。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用兵為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傍對曰。記得嚴

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即畧。截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為然。予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為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

誌文不可冗

東坡為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答其子厚之一書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大半。到此百冗未絕筆。計得十日半月乃成。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之知之。蓋當時恕之意。但欲務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謁告數日。方寫得了。謹遣持納。衰病眼眩。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銘詩百六十字云。予鄉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關上書二萬言。使讀之者豈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梁氏作竹齋。趙晉臣鐫石於湖南憲司楚觀。

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注曰。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顏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犢。竇犢。蓋鐸犢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鳴犢一人。不論竇犢也。韓退之將歸操。亦云。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予按。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為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犢。其不同如此。

五帝官天下

漢蓋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禪而死。故或云。自後稱天子為官家。蓋出於此。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羣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孰是。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始皇帝歎曰。吾德出於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為證。輒記之以補漢注之缺。蔣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語。

黃帝李法

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其書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臯陶為堯大理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為理氏至紂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為理李氏予按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為李說苑載胡建事亦為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數云行李往來杜預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子平丘則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臯陶作大理傳子孫不改迨商之季幾千二百年世官久任倉氏庫氏不足道矣表係疑不可信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為前予令書庫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板亦先為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為用因蹄得免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憶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厠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

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厠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紘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當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辯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大觀元夕詩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鄯。徽宗賦詩賜群臣。其頌聯云。午夜笙歌。遵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閭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為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已。故有句法。則作文為詩者。可無師承乎。

顏魯公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畧盡。偶閱臨汝石刻。見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

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為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汝曹當須謂吾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寧以來。士大夫資歷之法。日趨於壞。歲甚一歲。久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綜核之制。未嘗能守。偶見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宣仁面諭。令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選兩任親民。有舉主升通判。通判兩任滿。有舉主升知州軍。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効。或有舉薦名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府。推判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為重路。歲滿多任三司使。副或發運使。發運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荆西淮南。又其次。江東西東湖兩浙。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為遠小。已上三等路分轉運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內提點刑獄則不拘路分輕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蕩然矣。京朝官未嘗肯兩任親民。纔為通判。使望州郡。至於監司。既無輕重遠近之閒。不復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誥

慶曆七年。曾魯公公亮。自修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時陳恭公獨為相。其弟婦王氏。冀公孫女會出也。當月旦出拜。恭公迎語之曰。六新婦曾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極驩喜。只是外婆不樂。恭公問故。曰。外婆見三舅來謝。責之曰。汝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想是全廢學。故朝廷如此處汝。恭公默然。自失。後竟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第。不諳典故。致受譏於女子。而此女對答之時。元未嘗往外家也。其警慧如此。國家故事。修注官次補。必知制誥。惟趙康靖公以歐陽公位在下。而欲先遷司馬。公以力辭三字。皆除待制。其雜歷先後可見云。

裴行儉景陽

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次軍於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眾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按戰國策云。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

二事正同。而景陽之事不傳。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巴且。諸柘者甘柘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漢郊祀歌。秦尊柘漿。亦謂取甘蔗汁以為飲。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篇曰。二氏行乎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駁雜之譏。前書盡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為害於道哉。大略籍所論四事。乞著書譏駁。雜諫商論。好勝及博塞也。今得籍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浮圖之法入中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盡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為懼。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日時。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慮以接士。嗣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任著書之事。君子汲汲於所欲為。若皆待五十六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禮。未聞以駁雜無實之

說以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則拊牝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書甚勤而直，但稱韓公為執事，不曰先生，考其時乃云執事參於戎府，按韓公以貞元十二年為汴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五年為徐州推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師禮事之云。

韓公稱李杜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因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六用之。

此日足可惜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祭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厲，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是也。

韓退之為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夏夏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見者以為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觀莊刻飾郭璞曰：粉黛黑也。淮南子：毛嫱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筓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眇。韓公以黑為綠，其旨則同。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為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高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僊，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於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

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為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為華州。司功。迺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圖謗言。忽生眾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稜威雄雄。下習羣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鞵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於蠛蟻。可勝嘆哉。白此書自敘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丘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子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為書之。

亦為未盡。

祝不勝詛

齊景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子為我祝，齋戒不敬，使吾國亡。」祝簡對曰：「今舟車餼賦斂厚，民怨謗，詛多矣。苟以為祝有益於國，則詛亦將為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此二說若出一口，真樂石之言也。

呂子論學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說甚美，而罕為學者所稱，故書以自戒。」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訪求其母沈太后。憲宗時為曾祖母，故稱為曾太皇太后。蓋

別於祖母也。新舊二唐書紀皆載之。今慈福太皇太后在壽康太上時已加尊稱。若於主上則為曾祖母。當用唐故事加曾字。向者嘗以告宰相。而省吏以為典故所無。天子違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可謂不知禮矣。又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曾叔祖。慶元為高叔祖矣。而仍稱皇叔祖如故。士歆視嗣秀王伯圭為從祖。今圭稱皇伯祖。而歆但為皇叔祖。乃是弟爾。禮寺亦以為國朝以來無稱曾高者。彼蓋不知累朝尊屬元末之有也。

中天之臺

中天之臺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王為之改築宮室。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其一。新序曰。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鍤入曰。臣能商臺。王曰。若何。曰。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土地。不足以為臺址。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大夫之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士大夫敘官闕有所謂寶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於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為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仕不得不豫為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擡庚甲有至數歲者然守義之士猶曰兒曹爾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比者以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措紳多不自安爭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雖春秋過七十而官年損其五堅乞致仕有旨官年未及與之外祠知房州童騶六十八歲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罷去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寶為請有旨聽終任知嚴州秦煊乞祠之疏曰寶年六十五而官年已踰七十遂得去齊慶冑寧國乞歸亦曰寶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寶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為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豈可紀於史錄哉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腫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扶根繫岩根囊皺滋多夜煎竹木體

寒腹大。全賴鷓鴣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服熟雄。遍體癆風。冷調生側。勝
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礪。益食加筋。須煎蘆朮。強
筋健骨。須是從鱉。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
痛鼻投硝末。心痛速覓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取涎塗髮落處。
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雄雌。三葉為雄。五葉為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
目腫者。正脚有肉刺者。取萇岩根。繫棍帶上。永痊。多小便者。煎葶藶服之。永不夜起。
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枯如故。血泛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
服之。立絕。咳逆者。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七服。癆風者。側子附子傍作末。冷酒服。虛
泄者。搗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者。以硝砂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煨了。酒服。
神效。不飲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從蓉并鱉魚作末。以黃
精汁圓服之。可力倍常日也。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甌中。蒸七日了。以蜜
圓服。顏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甌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直
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
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治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修製者如香附子菟絲子艾葉之類醫家昧其節度或終日疲勞而不能成本草云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漉乾煖酒漬經一宿漉出暴微白搗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更晒微乾搗之須更悉盡極易碎盡以其顆細難施工其說亦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搥紙條數枚寘其間則馴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舉投水鉢內候浸漬透徹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搗臼悉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著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可作細末。

陳翠說燕后

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出質用愛憐少子之說以感動之子嘗論之於隨筆中其事載於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鑑而燕語中又有陳翠一段甚相似云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烏有離人子母者翠遂入見后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今王願封公子羣臣曰公子

無功不當封。今以公子為質，且以為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為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史記不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

燕非強國

北燕在春秋時最為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為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為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疆國也。」又曰：「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一齊之疆，燕又不能支，奉陽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為趙所敗。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之初，趙王武臣為燕軍所得，趙廝養卒謂其將曰：『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久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

節制之威又兼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為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常受制於天雄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莊宗道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晉割駱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為強然晉開運陽城之戰德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關但太平興國失於輕舉又不治敗將喪師之罪致令披猖以迄於今若以謂幽燕為用武之地則不然也。

水旱祈禱

海內雨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為守為令能以民事介心必自知以時禱祈不待上命也而省部循案故例但視天府為節下之諸道轉運司使巡內州縣各詣名山靈祠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槩論乾道九年秋賴吉連雨暴漲予守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已而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曰請霽者本郡以淫潦為災而請雨者朝旨也其不知變如此殆為威侮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據憑哉俚語笑林謂兩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欲晴許賽以豬頭其一水行欲雨許賽羊頭神顧小鬼言晴乾

喫豬頭雨落喫羊頭有何不可。正謂此耳。坡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十變。此意未易為庸俗道也。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

今侍右也

上疏言國朝景德墾田百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

二十五萬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

後之郊費視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人籍者幾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

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其止則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下之

人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

全盛倉庫多有椿積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云曩在乾道開京

朝官三四十員選人七八十員紹熙二年四選名籍尚左京官四十一百五十九員

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右小使臣

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二萬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國朝全盛之

際近者四年之間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

比紹熙增八百一員大

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

比紹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員小使臣一萬八千七百五員

比紹熙千四百增七員

而今年科舉明年奏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萬員矣可不為

之寒心哉。蓋連有覃霈慶典。屢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遠為間斷。特奏名三舉。皆值異恩。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數十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以救之。亦無及已。

樂城和張安道詩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熙寧中。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豐初。東坡謫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悽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麈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見之於南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再讀張所贈詩。其愛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況於一死一生。拳拳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和范杜蘇四公

晉相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為第十三人。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謂之傳衣鉢。蓋凝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且云他日。

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以為榮凝壽止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為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杜祁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免陪位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筮仕為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及蘇更踐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謝杜公書正敘此事其罷相也亦以太子太師致仕進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往往善相人以所閱多之故此二者併官爵年壽皆前知異矣

外臺秘要

外臺秘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帶出收取虎兩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帝之火黃帝教我問汝云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張左手五指側之極勢跳手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君使汝去虎即走予謂人卒逢虎魂魄驚怖竄伏之不暇豈能雍容步趨仗呪語

七字而脫邪。因讀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乃唐王珪之孫壽所作。本傳云。壽視母疾。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寶焉。蓋不深考也。

六枳關

盤洲種枳六本。以為藩籬之恨。立小門名曰六枳關。每為人問其所出。倦於酬應。今取馮衍顯志賦中語書於此。衍云。捷六枳而為籬。按東觀漢記作八枳。逸周書小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予詳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質宰相啟式維公枳。蓋用此云。

王荆公上書并詩

王荆公議論高奇。果於自用。嘉祐初。為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公患也。患

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敝。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濶而孰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皆見此書。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湮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咤。俗吏不知方。括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閭闕。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復作平糶之法。民遂大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為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黃州表

唐肅宗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豫。璵遣女巫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黠。以惡少年數十。

自隨。尤愴。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鑰不起。震怒。破鑰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詰。帝亦不加罪。震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督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蓋此巫黃人也。振在州三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作表。予謂振即震為政宣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為標顯於此。己亥者。乾元二年。璵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同。而新史傳本以為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乃承舊史之誤也。

李郭詔書

唐代宗即位。郭汾陽為近昵。所播懼禍之及。表上自靈武河北。至於絳州。兩朝所貽詔書一千餘卷。家傳載其表語。其多如是。又讀韋端符所撰李衛公故物記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者。衛公之胄。藏文帝賜書二千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姬令

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史載其事云：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為鳳翔司錄參軍，以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勅募詔本，還賜彥芳，即二事。觀之唐世，所以眷禮名將相者，綢繆孰復至此。漢晉以來所不及也。

兩道出師

國家用兵行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其實而處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武帝遣衛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將四人為列侯，而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奴，又以常惠護烏孫兵，共出五將，皆無功。而廣、明及田順以罪誅，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諸將柳元景等既拔弘農、陝城、成、潼關矣，而上以東軍王玄謨敗退，皆召還。其後玄謨貶黜，元景受賞。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湖北岳少保以母憂去，累辭起復之命。朝廷以兵部尚書呂安老侍郎張淵道分使兩部已而正除宣撫，遂掌其軍。岳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為樞密都承旨。安老在廬遭變，言者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坐斥。隆興中，北虜再動兵，張公為督帥，遣李顯

忠邵宏淵政符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汪莊敏以參知政事督視荆襄東西不相為謀乃亦坐謹古今不侔如此

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仙島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僮僕誠自鄙為爾惜居諸誰謂貽厥無基趾之類是已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為右相頡付大政而左相牛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員林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遇愈甚天寶十三載上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匹綵羅三百匹綵綾五百匹而賜左相絹三百羅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臣於祿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為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節氣大凡為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為寒食故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

兩日為寒食故云他節皆不食也
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
吾州城北芝山寺為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
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
元微之連昌宮祠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羈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曰既是無敵又卻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為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殆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有言既似秋月碧潭乃以為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當如何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礬石之毒

讀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大令書一節曰靜息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兄熹患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熟蒸出外故

草水焦滅鑿看果墓礮石滿瑩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礮石今
取此石置甕水中水亦不冰又鶴伏卵以助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
語實然淮南子曰人食礮石死蠶食之而不饑予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秋暑減食
當塗醫湯三益教以服礮石圓已而飲啖日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
斗餘自是數數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迨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書之以戒未
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種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唯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
考之猶有十字越用一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
家江東世繹耕壟桃給之渙是播是穗孰豐厥培孰此圭珙公羈未奮逸駕思隸沈
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辭滌燭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琇應
龍天飛蒼蔚雲滄千官在序摩厲從史吾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下悚抗
顏殿所聲氣不動顯仁東攬巫史呼洵昌言一下恩泱千冢獯粥孔熾邊戒毛毳娣
嬖當位左掣右壅公云當今沸渭混瀆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遂遷中司西柄是董出

關啟施善。操懷德業。業翔翼。將儒曰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捷。系踵佛
狸歸融。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按參總。亞勛贊冊。國勢尊聳。督軍載西。寄責梁重。方
規許落。事援秦隴。符離罔功。奇畫膠奉。鈞樞建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夾道歡擁。有
銜未老。病癖且癘。曾不憚遠。使我心憤。湘湖高丘。草木蔚翁。維木容喬。維山龍從。矢
其銘詩。詞費以亢。柰何我公。萬祺毋聳。若韓孟藉。微會合聯。句三十四韻。除蟻蝻二
字韻畧不收。餘皆不出二種中。雄奇激咫。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渌非瑣瑣。潢汗行
潦之水。所可同語也。其詩曰。離別言無期。會合意深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劍
心知未死。詩思猶孤聳。愁去劇箭飛。謹來若泉涌。折言多新貫。摠抱無昔壅。念難須
勤追。悔易勿輕踵。吟巴山榮學。說楚波堆龍。馬辭虎豹怒。舟出蛟鼉恐。狂鯨時孤軒。
幽狄雜百種。瘴衣常腥膩。蠻器多疎穴。剝苔吊斑林。角飯餌沈冢。忽爾銜遠命。歸歟
舞新寵。鬼窟脫幽妖。天居覲清拱。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恂。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
奉。嘉言寫清越。瘡病失肌腫。夏陰偶高庇。宵魂接虛擁。雪放寂寂聽。茗盞纖纖捧。馳
燁燭浮瑩。幽響泄潛蒼。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腫。我家本澗穀。有地介星輦。休跡息
沈冥。我冠慙闊矯。升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徒言濯幽泌。誰與薙荒茸。朝紳鬱青綠。

馬飾耀珪珙。國譽未銷鑠。我志蕩邱隴。君才誠個儻。時論方洵洽。格言多彪蔚。縣解無梧琴。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羣金。眇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跋鼈詎能踴。塊然墮岳石。飄爾冒巢瓶。龍旆垂天衢。雲韶凝禁角。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洶洶。其閒或有類句。然思乎立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十四則

土木偶人

趙德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壇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壇壇其一祝其卿壇壇曰壇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予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為人雨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為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宮龍寓車馬皆以木為之像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饒州風俗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為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為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其美如此予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

羨了非昔時。而高覺巨棟連汗巨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為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

禽畜菜茹色不同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浙江間猪黑而羊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間鶩皆白。或有一班褐者。則呼為鴈鶩。頗異而畜之。若吾鄉凡鶩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為湖沼觀美。浙西常茹皆皮紫。其皮白者為水茹。吾鄉常茹皮白。而水茹則紫。其異如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竈中對釜月下黃土也。以竈有神。故呼為伏龍肝。并以透隱為名。爾。雷公云。凡使勿候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以來。竈額內火氣積。自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貌八稜。予嘗見臨安醫官陳興大夫言。當以砌竈時。納猪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土為一。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比讀後漢書陰識傳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注引雜五行書曰。宜市買猪肝泥竈。令婦孝。然則與之說亦有所本。云。廣濟麻亦有此說。又列作竈忌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所謂伏

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秋決勝篇之語予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是釜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鍾獻鬲槃匱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於石刻者皆是正譌謬去取褒貶凡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沒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藁於王順伯因為撮述大槩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

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栝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刳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總總悵悵知其必不為已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鎮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為煨燼己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遂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弃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弃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為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嵎縣庚

成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夫五六猶有五七麓挈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負五麓去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投二卷跋一卷此二十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為識於是書。

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顯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閒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據言作紆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

泣科記反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

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與修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舒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正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汾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陸修在貞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為修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於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於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歛州序曰君出刺歛州朝廷者舊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夷咸以為不當去則修之以人物為已任久矣其刺歛以十八年二月權公放榜時既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負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宜

公同韓公與書時方為四門博士居百僚庶不以其薦為犯分故公作權公碑云
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
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踊相蹶為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
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修皆為後進領袖一時龍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
士為當國者所忌乎韓公又有答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
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
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
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
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
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
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為記竊喜載名其上詞次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
推勃亦為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怪異之說一何不典之甚邪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汪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舜自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為子產答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為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作武功縣丞廳壁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為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碣砮之與美玉也甫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為文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脈乃破崖岸為文丞是句絕文丞者猶言文具備員而已語尤奇崛若

以丞字屬下句。則既是丞廳記矣。而又云丞廳故有記。雖初學為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出手。姪孫倬。頃丞宣城。後生頗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示予。子曉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倬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為之者。吾家孫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為丞。慮其復有效尤者。故書以戒之。

錢武肅三改元

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伯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某。又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建。其發願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貴彰國懿。天寶五年。太歲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壇院碑。封睦州牆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龍德元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

宮詩是歲梁亡。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為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庵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薨。方寢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天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通鑑亦然。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五福開運會同。係契丹年乾祐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種。固未嘗稱帝也。

黃庭換鷲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德經。道士舉鵝羣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為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為黃庭。於

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東坡雪堂既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鷓曾培赤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為出處可謂奇語案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又徐李海古蹟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為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宋桑林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之樂名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及者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臼欲奔請禱焉荀營不可予按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許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桑林二說不同杜預注左傳不曾引用豈非是時未見其書乎

馮夷姓字

張衡思立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李善注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

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為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經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淮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八雲軿。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

韓文公逸詩

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為東都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蹻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挑心今諸本韓集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蹟甚至猶取聯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大篇顧獨遺此何也竇叔向詩不存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石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頰葉都人插奈花禁兵環素香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畧無一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錄之夏夜宿表凡話舊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珍重何時達舊事淒涼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斷續長門夜清冷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月飛城

上因風散百頭。離居偏入聽。况復送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應合歡。御爐香焰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珠綴。祥鳥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擔石湖云。曉發魚門埭。睛看擔石湖。日銜高浪出。天入四空無。咫尺分洲島。纖毫指舳艫。渺然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二陵恭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賁。恩追歿後榮。幼王親捧土。愛女復連瑩。東望長如在。誰云向玉京。後庭攀畫柳。上陌咽清笳。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賒。縱有迎神術。終悲隔絳紗。第三篇亡叔向字遺直。任至左拾遺。出為溧水令。唐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用柰花事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輝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近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從徽廟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王廖兒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

書注家皆無所釋。顏師古但音兒為五奚。反廖為聊而已。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廖不知其何國人。獨呂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闕尹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亦莫能詳也。廖良列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書有良權謀一篇。又賈誼首稱甯越杜赫為之謀。漢書亦不注。呂氏云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牟人也。周威公師之。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槩見。漫書之以補漢書之缺。

徙木償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償表者。仕之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償表。來謁吳起。起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効起而起之事不傳。

建武中元續書

隨筆所書建武中元一則文惠公作隸釋於蜀郡守何君閣道碑一篇大以為不然比得蜀士袁夢麒應祥漢制叢錄亦以紀志傳不同為惑而云近歲雅州榮經縣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記於崖壁閒者記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於是千載之疑渙然冰釋予觀何君閣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榮經崖壁之記蓋是此耳但以出於近歲恨不得質之文惠為之惻然

草駒聾蟲

今人謂野牧馬為草馬淮南子修務訓曰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注云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文况人乎注曰蟲喻無知也聾蟲之名甚奇

記李履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既救拭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以為涇原經畧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熙河漕臣李復復長安人久居兵閒習熟戎事力上疏詆切之子頌書之於國史恕

列傳中。比得上饒所刊酒水集。正復所為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為不詳盡。乃錄於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輛。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為詭遇。多在平原廣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驚鳥飛。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為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為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劇為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比常車。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為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其乞罷造船奏云。刑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於荆江淮浙和雇。又丁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

小河鹹水其濶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能為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為下國侮矣臣未敢便依旨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既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復字履中為關內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李昭玘嘗贈詩云結交賴有紫纓翁竊骨斬薪爛修目五言長城屹十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知其人矣

乾寧覆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二十五人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扆秘書監馮渥入內各贈衣一副及氈被於武德殿前後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一也故挾其憾至於駁昭宗聖文之謚崔凝坐貶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贅疣悍鎮強藩請降問鼎之不暇顧惓惓若此其再試也詩賦各兩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為韻限三百二十字成貽範等六人訖唐末不復綴榜蓋是時不糊名一黜之後主司不敢再收拾也

有黃涵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沃。為吉州永豐宰。刊其遺文。初試覆試。凡三賦。皆在馬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為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為賦格。於是第一韻尾。白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縣。縣下平聲也。第三韻會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粲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王正白。時再試中選。郡守為改所居坊名曰進賢。且減戶稅。亦後來所無。

臨海蠅圖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蠅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蠅。乃蠅之巨者。兩螯大而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棹子。狀如蠅。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微潤。類人之所食者。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為蠅。八月間盛出。人採之。與人鬪。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攤。狀如蠅。而色黃。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蠅。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於市。爾雅曰。蠅。蟻小者。蠅。云小蠅也。蟻音澤。蟻音勞。吳人呼為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

以長卿呼之。五曰蝎朴。大於彭蠡。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蠡。壤沙為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色。居則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蠡。居常東西顧。睨行不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八穴乃止。九曰石礪。大於常蠡。八足。殼通赤。狀若鶩卵。十曰蜂江。如蠡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蘆虎。似彭蠡。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蜺。大於蠡。小於常蠡。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為圖。又海商言海中龜鼈島之東一島多蟹。種名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畫。李履中得其一本。為作記。予家楚。宦游二浙。閩廣所識蠡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蠡。蠲蟻。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準敕。差撰故同。

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為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抗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答。自金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總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疏決云。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為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遂事不諫。臣願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偉哉劉公之論。其勁切如此。歐陽公銘墓。畧而不書。予為國史。亦不知載於本傳。

比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韓偓金鑿密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銀葉坐子金銀鍍子子謂唐昭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在庭無一言蓋宮掖相承欲罷不能也

告命失故事

神宗時知制誥六員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勘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顓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以為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瑜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必重之意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正帥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土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版徙之善郡不賞之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云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廉恥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湔滌嗣立之事微矣乃費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發一笑

扁字二義

扁音薄典切唐韻二義一曰扁署門戶其一曰姓也此外無他說案鷄冠子云五家

為伍十伍為里四里為扁扁為之長十扁為鄉其上為縣為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長蓋如逆黨都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娑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為娑羅樹不知所起案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為奇絕不比凡草不止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娑娑十畝蔚映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雖沈吟稱引而莫辨嘉名隨所方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歎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建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又有松質一書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龜一離淮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尚不能稱賴公威德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齋狀拜謝宣和中向子諲過淮陰見此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穎叔云玉像石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

世間無別種也。吳興芮燧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為有北海書。荒碑雨侵。跽苔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鈿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天咫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湔袂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遠顏咫尺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渼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

縣尉為少仙

隨筆載縣尉為少公子後得晏幾道叔原一帖與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道回者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為清雅與今俗呼為仙尉不侔矣

杜詩用受覺二字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奇今據其受字云修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

監河受貸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兩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旗
姿未受伏。攄恩其覺字云。已覺糟床注。身覺省即在。自覺成老醜。更覺松竹幽。目覺
死生忙。最覺潤龍鱗。喜覺都城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覺而行步奔。尚覺王孫
貴。含悽覺汝賢。厨煙覺速庖。詩成覺有已。已覺披衣慣。自覺酒須賒。早覺仲容賢。城
池未覺喧。無人覺來往。人才覺弟優。直覺巫山暮。重覺在天邊。行遲更覺仙。深覺負
平生。秋覺追隨盡。追隨不覺晚。熊羆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已覺良宵永。更覺綵衣春。
已覺氣與蒿華辭。未覺千金滿高價。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自得隨珠
覺夜明。放筋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自覺難。更覺良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覺
前賢畏後生。吏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
字命意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唯見其新。王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
字。未免頻復者。蓋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風作惡。不受珠璣絡。不受折
簡呼。不受人招麾。不受安危侵。飽受今日閒。卻扇受景風。語聞受遠響。坐受世故驅。
庭柏不受寒。可復受憂戚。寧受此酸辛。涵涵江受風。坐受世褊迫。清池不受暑。平池
受細雨。窮村春受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規塵。了不受榮悴。意閒不受榮與辱。獨自

人間不受寒。枯木無枝不受寒。天馬何妨畧受踐。來禽花高不受折。不受陰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輊。未覺懶相先。未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壙陰遲。未覺欠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覺來遲。未覺經旬久。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菰蒲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意定覺景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饑腸虛。未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水潺湲。眼中微覺欠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牆頭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不知下筆所著也。

西太一宮六言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為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為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陂春水為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等物。何預於宮禁哉。不學者妄意塗竄。殊為害也。彼蓋以太一宮為禁廷。離宮爾。

由與猶同

新唐書潘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羌狄。然據字義。由當為猶。故吳縝作唐書音訓。有糾謬一篇。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頃與子作唐書補過。嘗駁其說。予

者也。繼又疊三語為一云：夫人馬廋哉人馬廋哉人馬廋哉。雖曰不同而所以為人馬廋哉人馬廋哉人馬廋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百字。可資一笑。亦幾於侮聖言矣。久而俱化。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理焉。無間於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雁於衛人鄭伯賢。純白色極馴擾可翫。冥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殞其一。其一塊獨無憐。因念白鷺正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噉。如是五日漸復相就。偷葡萄之後怡然同羣。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為鷺。鷺不自知其為鴈。宛如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焉。今人呼鷺為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為鴈。鷺之最大者曰天鷺。唐太宗時吐蕃祿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鴈人字天。無是之速。鷺猶鴈也。遂鑄金為鷺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為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白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

朱臉之啼痕。霞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卻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巧。攀素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寂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之春風。銀燭熒煌。卻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草之春紅。愁寄壠雲。鑱四天之暮碧。遺塔塵空。幾踐羣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為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皇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妲娥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妍確有情。致若去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沈季長進言

沈季長元豐中為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既罷。入見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為此者。對曰。季長所為。上曰。聞定意譏朕。季長曰。定事陛下有年。頃者御史言定乃人。

論所棄陛下力排羣議而定始得為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定雖懷利尚當知恩臣
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詩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不知何自嫌疑乃信此為譏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
已釋然矣卿長者乃喜為人辯謗對曰臣非為人辯謗乃為陛下辯謗耳他日上語
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曉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
晚年舉措謬戾禍胎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為人臣而固位者其
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為士言之
則可為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祿為恥寧有輕爵
祿者哉至於言違諫拂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為輕上曰誠如卿言按季長雖嘗至修
起居注其後但終於庶僚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予在史院時未之見
也其子銖為侍從恨不獲附見之故表出於是

繁遏渠

國語魯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曰繁遏渠肆夏
之三也禮有九夏皆篇名昭雖曉其義而不詳釋按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以鐘鼓

奏九夏鄭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於天子謂此說亦近於鑿

替戾岡

坡公游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七首最後云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戾岡小兒問三字所出接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矣後二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馬公為門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首以鎮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為復起公當時以新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三月公拜左

僕射乃再上奏曰書曰人惟求舊蓋以其歷年之多也彥博沉敏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效顯著天下所共知年踰八十精力尚強臣初曾奏陳尋蒙宣諭竊惟彥博一書生爾年逼桑榆富貴已極夫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為相一旦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既出則一匹夫爾何難制之有震主之威防慮大過若依今官制用之為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有難決者方就彥博咨稟自古致仕復起蓋非一人彥博今年八十一不過得其數年之力願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即助彥博恐亦時有小補今不以彥博首相而以臣處之是猶捨騏驎而策駑駘也竊為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僕射難為無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其自代奏入不許給事中范純仁亦勸乞召致留為師臣未幾右僕射韓縝求去后始賜司馬公密詔欲除彥博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其合行恩禮令相度條具公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左僕射自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卿之意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為京官時彥博已為宰相今使彥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倫也於是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光

庭右正言王覲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月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朝庭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潞公此命可謂鄭重費力蓋本不出於主意也然居位越五年屢謝病乃得歸竟坐此貽紹聖之貶

考課之法廢

唐制尚書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考之官家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為九等考第然後送省別勅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按京官考一按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一監京官考一監外官考即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官考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其未至於居官詔詐貪濁有狀為下下外州則司錄錄事參軍主之各據之以為黜陟國朝此法尚存慶曆皇祐中黃亞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載考詞十四篇黃司理者曰治犴獄歲在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寃隱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大約地廣它盜

往往囊橐於其間。居一歲為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件官補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為得。刻者為之。則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夫於為法者。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其情。且考可書中。它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時。今但付之士。授吏據定式書於印紙。比者又令郡守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使稍復舊貫。似為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得實。然思過半矣。

小官受俸

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貫九百六十俸。省錢且作足錢用之語。黃亞夫皇祐閒自序其所為。伐檀集云。歷佐一府三州。皆為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効於君。補於國。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問其所為。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遂以伐檀名其集。且識其愧。予謂今之仕宦。雖至簿尉。蓋或七八倍於此。然常有不足之數。若兩斛浮靡。人用日以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贍足。七十祇可祿一書吏小校耳。豈非風俗日趨於卑。亞夫之立志如此。

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子云。

容齋四筆卷第八十七則

庫路真

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十來花文五來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曉元豐九域志云貢漆器二十事是以于頔傳頔為襄陽節度襄有髹器天下以為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為襄陽節度舊唐書職官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三領及庫真驅咥真並為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記白樂天集曾有一說而未之見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意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極矣

狄監盧尹

文路公者守西京年七十七為耆英會凡十有二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于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或問狄盧

之說。乃見唐白樂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正。皆八十二。其年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皆七十四。時會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祕書監狄兼善。河南尹盧正。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故溫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盧二賢以示兒輩。但唐兩盧正。本字犯廟諱而又同會疑文字或誤云。

項韓兵書

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其權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王一篇。前後藝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復可見矣。

承天塔記

黃魯直初謫戎倍。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記。以為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

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當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大畧云。余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禪院。住持僧智珠方徹舊浮圖於地而屬曰。余成功之後。願乞文記之。後六年。蒙恩東歸。則七級巋然已立。於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盡。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幸災風刺之意。乃至於遠斥以死。冤哉。

穆護歌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引歷代歌辭曰。犯角曲。其語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黃魯直題牧護歌後云。予嘗問人此歌皆莫能說。牧護之義。昔在巴楚。開六年。問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船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叙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為報。諸人倒盡百瓶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畧同。問其所以為木瓠。蓋瓠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為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本瓠也。據此說。為茂倩所序為不知本原云為。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為犯

角曲殊無意義

省試取人額

累舉省試。鎮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訖事。則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一十四人。取一為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為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十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為不侔也。此帖載於別集。

通印子魚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荆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俎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為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繇黃雀。乃借子字與黃字為假對耳。山谷所云子魚通印。燬破山。蓋承而用之。陳正敏避齋閒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子魚最佳。王初寮詩。通應子魚鹽。透白。正采其說。郡人黃處權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為上。所產之處。土名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避齋所指之廟者。亦非通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庫陋之甚。農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實避齋之說。遂粉刷一篇。妄標曰通。

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物。它處未嘗有也。

壽亭侯印

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于潭府。以為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克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為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啟。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持後人為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予為黃叔啟作辨跋一篇。見贅彙。

茸附治疽漏

時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聖惠方治腰痛者。鹿茸附子服之。月餘而愈。夷堅已志書。

其事予每與醫言輒云癰疽之發蘊熟之極也。烏有翻使熱藥之理。福州醫郭普卿云。脈陷則害。漏陷者冷也。若氣血溫煖則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按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脈為痿。留連肉腠。注云。陷脈謂寒氣陷缺其脈也。積寒留舍。經血稽凝。久瘀內攻。結於肉理。故發為瘍癰。肉腠相連。此說可謂明白。故復記於此。庶幾或有助於瘍壘云。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雖以其核種之。終與其本不相類。宋香之後無宋香。所存者孫枝爾。陳紫之後無陳紫。過牆則為小陳紫矣。筆談謂焦核荔子。土人能為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燻令焦。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生旁根。其核自小。里人謂不然。此果形狀變態百出。不可以理求。或似龍牙。或類鳳爪。銀頭紅之可簪。綠珠子之旁綴。是豈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樹結實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秦中惠公。始以常歲所產止此。公為目之曰方家紅。著之於譜。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識。此段已載避齋閒覽中。郡士黃處權復志其詳如此。

雙陸不勝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於是召還廬陵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鸚鵡折翼一事而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梁公傳有之以為李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黜不取藝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為簡要新史大抵採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為宮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東采二李之說而為狄為王莫能辨也通鑑去之似為可惜

華元入楚師

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而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元華蓋用此術得以自通予按前三年晉楚邲之戰隨武子稱楚之善曰軍行右轅左追幕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軍政不戒而備大抵言其備豫之固

今使敵人能入上將之幕而登其牀則刺客姦人何施不得雖至於王所可也豈所謂軍制乎疑不然也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為有理。

公羊用疊語

公羊傳書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幾四百字其稱司馬子反者八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後而歸爾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軍有七日之糧凡五用爾字然不覺其煩

文書誤一字

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係利害者予親經其三焉至今思之猶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還過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幾劄因出草彙示之其一乞蠲減鄱陽歲貢誕節金千兩事言此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有金守臣取以獻長春節遂為故事誤書長春為萬春乃金主哀節名也德輔讀之指以相告予悚然面發赤亟改之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發題引孔子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言誤書言為立己寫進讀正本經筵吏袁顯忠曰恐是言字予愧謝之淳熙

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曆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頌漢朔夏正為周正院史以呈
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史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歷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周之諸侯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
而作春秋左氏為之傳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見焉更纂異同以為國
語漢司馬設自以其先周室之大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緇金匱石室之書罔羅
天下放失舊聞自黃帝以來至于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開變編年之體為十
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
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晏以為言辭鄙陋令雜於書中而
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世雖有作者不能少
奈其規制班彪固父子以為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
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故采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於王莽
之誅大抵仍司馬氏第更八書為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固死其書未能全女弟昭
續成之是為前漢書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初命儒臣著述於東觀

謂之漢紀。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宋范曄刪采為十紀八十列傳，是為後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劉昭所補也。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豢典畧、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上悅三國典畧、員半十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為定，是為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干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修定為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為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潛偽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記、范亭燕書、王晉暉南燕錄、高閻燕志、劉昫涼書、裴景仁秦記、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實錄。後唐修為書。劉煦所上者是已，而猥褻無統。國朝慶曆中，復詔刊修，歷十七年而成。歐陽文忠公主紀表志、宗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國初監修國史。

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文為新書。故唐五代史名為有舊新之目。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兒數以為問。故詳記之。

賢者一言解疑譜

賢者以單詞片言為人釋諍。解患。卓卓可書者。予得兩事焉。秦氏當國時。先忠宣公鄭亨仲資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為經畧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為異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言。不敢輒言。方滋之為人。天性長者。凡於人。唯以周旋為志。非獨於逸客為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個周旋的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儉士者。承基問。微肆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嚴陵王大卞。赴曲江守。過安南。謁張先生于韶。從容言。大卞頃在檢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守。嚴遂遷避於蘭溪。彥濟到郡。遣書相邀。曰。與君有同年之契。何為爾。不得已復還。既見。密語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為悔。此事既往。今適守韶。而未在彼。邂逅有弗愜為之奈何。張揣其必將修怨。即云。國先為君子。為小人。皆在此舉。王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

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迹蓋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張公坐聞其言故追紀之